

# 海關見聞錄 (下)

阮壽榮

## 一 關員生涯記趣

### 殺牛與殺人的比較

海關職員在當時長沙社會中因待遇好，生活寬裕，地位特殊，到處受人尊敬，省主席何鍵時常請摩根及我到公館中參加宴會。何鍵字芸樵，湖南醴陵人，是位副共名將，任湖南省主席長達八年半之久，對地方建設頗有貢獻，有一次何鍵向我們說：他不吃牛肉是因為看見過牛被屠前常會流淚，摩根問我：爲什麼何主席以軍人之身，曾殺人無數，而對牛如此憐惜？我無以爲答，祇能說或許因爲他是湖南人吧！

我們在長沙住了不到半年，四鄉已傳共軍鬧事的消息，剛巧有友人從總署來信說：「總署已決定設立一個圖書館，正在考慮館長的人選問題，你如有意，可函丁君請其推薦」，我因此即函請丁君協助，不久即被選，調往總署任職。在我們回到上海不久，長沙即被共軍攻入，戰情慘烈，海關亦被接收，由共方派了一個在關中當工友的任主管。但不過幾時，國軍又收復了長沙。

我到了總署，被派在機要秘書芮爾德 (Stanley F. Wright) 辦公室，芮君爲海關最好的

作家，所有海關的重要文件及出版品，都由他執筆或核改，設立圖書館亦是他的主意，挑選館長亦經他決定，所以他同我一見如故，以禮相待。

他先在他家中宴會時爲我介紹了圖書館學博士戴志蹇先生相識，請他爲我惡補了一些原則，先要利用現成的總署圖書室作爲試驗品，等我把它整理好了，他又把我派到北平去向在協和醫院任圖書館長的戴太太及中央圖書館長同禮館長等學習三個月。在此三個月中，我同我妻真是渡了一個最快樂的蜜月，我們住在王亮疇（寵惠）姑丈的公館，常與岳父介紹的及我的友人同玩，而且我是舊地重遊，我領妻參觀了我的學校及我當學生時有關的事物處所，我大姊又來平相會，真是凡事滿意。在我公務方面亦極爲順利輕鬆，海關派駐在北平的惠林司稅務司 (E. T. Willcocks) 也是一位作家，同我很好，他祇要我每月寫呈一篇進度報告，其他事他都不管。教我學習圖書館原則及行政的兩位館長，又爲我安排了極極管用而不繁重的課程，使我有許多空閒時間。在此三個月我讀了許多圖書館學的書，參觀了燕京、清華等知名學府的圖書館，遇到了不少專才，

又爲王姑丈的大量書籍編製了一套目錄。我最注意學習的是如何利用書籍，以指導及答覆讀者的現實問題，因爲海關要設立的是一個專業圖書館 (Special Reference Library) 不是一個普通包羅萬象的圖書館，因此當館長的，不是任何只憑有學問地位的人都可勝任的。

### 籌設海關的圖書館

三個月的快樂時光結束以後，我返回原職開始計劃設立新的圖書館，同時芮先生又請准派任我爲正式的館長，月薪及待遇從原職三等幫辦提升到代理副稅務司的待遇，又因我的職位名稱都是新的難以常規辦理，又給了我兩千兩關銀，用來購置傢具，另給房租及佣人津貼，我可說是「一步登天」了。我即會同海關工程師，把新聞路統計科的一幢舊屋下層，改造爲圖書館，把總署所有圖書及二九一〇年前的舊檔案作爲中心，開始籌備。同時關務署及海關已組織了董事會，僱請了一位聖約翰畢業的陳樹勳君做我的助理員，經過三個月後，略已俱規模，即開了一個酒會，請關務署長張福運先生及總稅務司等高級官員，

正式開幕，並發表了新聞，歡迎學術界人士免費利用。

一個圖書館的長成，是日積月累的，不到二年，館址已不够運用，我向董事會建議，利用購書基金，另建新屋，經核准後，即利用館旁的一塊空地，由海關工程師設計，建造了一座四樓的大廈，佔地約四十尺寬六十尺深，一切用具及書架都是美式的圖書館用品。底層為閱覽室，二、三層為書庫，四樓為館長室、編目員室、會議室及海關檔案室。當時陳君已辭職，另請了武昌大學圖書館學畢業的吳君，專任編製英文書目，金陵大學畢業的翁某專管中文，另有女職員二人及館役數人，雖規模不大，在國內專業圖書館中亦可稱為翹楚了。我本身的工作，除管理行政外，尚需為海關準備及編寫各種資料，在一九四一年大戰開始以前的幾年中，我協助海關所派的幾位作家編寫的著作有：“Customs Archives”，by S. F. Wright, “Chinese Light houses” by Banister, “Chinese Sailing Boats” by Warchester, 等，均由海關發行。

在私事方面，我因調任期間住房已被母姊出租，我二人即賃居在靜安寺路安樂坊新居，生了長女靜方。不久我為二姊辦理婚事，又遷至古拔路餘慶坊與母同居，生二女昭文後又遷至海格路大勝胡同，把舊屋讓于二姊夫婦與母同居，添了三、四女後，又遷至兆豐別墅與母同居，生長男大年後又遷入愚園路花園洋房與岳家同居。每次遷居，都由小而大，家中佣人奶媽最多時有五人之多，我亦購了小轎車代步，可說家運暢隆人鼎

興旺了。

### 抗戰時期海關困境

但好景不常，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本軍閥節節進入中原，戰事的陰影日漸籠罩人心，雖然海關因有國際性關係，關員們仍能照常生活，到了一九三七年全國抗戰開始後，全國都受到了影響，海關行政即日漸分成「自由」及「淪陷」兩區，各自為政。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突發，日軍佔據了上海以後，「淪陷區」的總署即被日人接收，當時的情形，我可能略述一、二：

大戰開始日軍佔據租界後，立即將「聯盟」國家的人民，關入集中營，海關外籍職員，亦不免於難，幸海關中有不少日籍職員，一向忠於海關，其中一位在總署任主任秘書名 Kitamoto (岸信介?) 者，被派為總稅務司，繼梅樂和主持關政，此人自幫辦起積資升至最高職級，一向傾心於中西文化，對於海關更是忠心耿耿，他對於日軍所派之新任職員，都置之於不重要的職位中，繼續用英文(附中、日文譯本)辦理公務，對於海關原有組織，亦盡力肅規曹隨，因此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後，海關復員工作，最為順利迅速。

梅樂和在抗日開始之時，似已獲得中央指示，盡力保全關政，因此留在淪陷區之職員很多，我的職位根本不能移動，而我在日軍接收後又被丁君派往統計科兼任英籍稅務司之編寫工作，因此我在八年抗戰期中未離上海一步，但身在蠻荒

心向漢闕，所作所為，自問無愧，在此大戰時期中，亦有幾件瑣事，足以追述者：

一、梅樂和在被囚之前，命我到他公館一談，他說他有若干書籍文件及十八件中國武器要我運入圖書館保存，我即遵命辦理，把它們混入館中度藏，未被日軍搜去。(梅君被囚後不久，經由外交途境，遣返英國，後似曾到過重慶一次，終老於南非)

二、我調入統計科時，同學葉元章已由副稅務司升為稅務司，此君甚為精明幹練，他待我特別有禮，他要我坐在稅務司的辦公室，專管寫作，除非有特別要事，一切普通行政任務都由他自己擔當。統計科祇新派來了二個日本人，一個是年老略懂英文的軍人，名義上是來監察我們的，一個是 Kitamoto 的親戚年輕大學畢業生，葉君同我商量後，把軍人安置在我的室內，我終天給他看中日書報，他也樂得享享清福，不管閒事，後來我終覺得不很方便，請他坐到圖書館長辦公室，他更是獨據一室，有人侍候，得其所哉，從不與我們為難。那個年輕幫辦，被葉君派在總務組，他很聽話，與同事及工人們亦合作很好。

三、大戰開始後，國人在總署地位最高者為漢文秘書丁貴堂及人事秘書裘倬其二人，丁君不久即潛往重慶，裘君即成為最高之華員領袖。他為人輕薄，喜好唱戲女色，雖唱做並不甚佳，喜歡登臺客串，要人捧場，因他善於做戲，與日人相處得很好，他開始時尚能廉潔如昔，但到了戰事進入高潮時，中國職員與日人串通大量貪污之時，他就把握不住，包庇貪污坐地分贓了，當時

貪污數目之大，風氣之壞，令人咋舌（據聞有在吳淞口外，將全船貨物計算價值私自收取若干成稅金後即放行的）。在此時期，我等清廉職員，因物資缺乏生活頗為困難（我曾以擱置汽車一輛出售祇換到食米二石，我的外勤同事朋友，有幾次把大袋鈔票或簽名的空白支票送到我家，都被我婉謝了），但都能謹守原則，不混水摸魚。我有一次忽然想起：「既然貪污已成了氣候，為何不組織起來，化私為公，把一部份的錢，換成黃金美鈔，設法送入自由區，亦可成為經濟抗戰之一法？」我即約了人事處的副主管葉正則同學密談了一次，他以為海關中雖然不乏愛國之士，但此事過份危險，勸我弗再向他人提起，以免殺身之禍。

### 自由區淪陷區報告

四、我在統計科的幾年中，仍用英文寫貿易報告，大戰開始的那年，我仍根據真實的資料，在「世界政經報告」一章內，寫了以下幾句話：「日本人天生狡猾，其外交政策，更變幻難測，在對付中國時會用的『水鴨外交』，在對付美國時也同樣用上了：他們一方面在美國正式談判，一方面突然發動了全面攻擊，在十一月七日，毀滅了美國珍珠港的軍艦！」我完稿以後送呈岸信介，他倒很有雅量，並未刪改，核准付印。抗戰勝利後，總稅務司李度派英人安德生（Anderson）任統計科稅務司，我即恢復原職，但在編寫第一次年報時命他與我二人分寫「自由區」及「淪陷區」的報告，我在報告中也寫了些老實

話，安君不以為然，併呈李度及張署長核定，經批：「阮君所述是事實」安君即向我道歉，與我成為知交，並向總署推薦我升級。此二事前後相映成趣，同時亦可見海關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五、日本投降之日，海關日籍職員，會集在岸信介的公館中，聽他們天皇的演說，事後統計科的二位日員，向我們含淚道別，依依不捨之情相當可憐，可見兩國人民，本可和平共存，祇被日本軍閥所誤耳。岸信介卸任回國以後，即無音訊了。

### 海關復員又逢匪亂

海關復員以後，財政部指派中西委員二人，審查淪陷區人員，有無漢奸嫌疑，結果除褫俸其以外，全體准予復職。那時全國歡騰，慶祝勝利

，海關職員又恢復了以前的安定優裕的生活。在抗戰期間我家又搬過幾次，先因滬西已成爲漢奸世界，而寓所又被他們迫遷，即遷至巨額達路錦園，生六女後又與岳家同遷至古拔路錦華新邨分宅而居，復員後又遷至璧助路海關宿舍。我岳父在共黨到達前即已病故，我母親在共黨到達後不久亦因胃疾病故，時已八十一歲，當時時局紛亂，即葬於上海公墓，未能與先父合葬。在全國人民遭受敵軍殺戮，流離失所的抗戰時期中，我仍能平安渡過，都是靠天之福，尤其在勝利後至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前之四年中，生活更爲舒適。可惜國家正在努力復建之時，共黨作亂，害得全國人民，無一能免遭家破人亡之災，其爲害之烈，竟甚於異族敵人，同胞自相殘殺，可悲也夫！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 著  
定價臺幣 120 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